

校园经典小说选

高建英 ◎编 著

一曲伤感的歌可以加重春天的寒意，
却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爱情之花烂漫枝头……



我本纯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校园经典小说选

我本纯情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经典小说选/高建英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 2005. 11
ISBN 7 - 204 - 08159 - 5

I. 校... II. 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190 号

封面设计:张娜
责任编辑:乌恩其

校园经典小说选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邮编:010010 电话:0471 - 4972059
三河市长虹印刷厂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98 字数:1300 千字
ISBN 7 - 204 - 08159 - 5/I · 1727
全 14 册 定价:417.68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内容简介

他们就那么紧紧相拥着,他们都知道从那一刻起他们谁都不会再离开对方,无论接下来还会再发生什么事情。波波曾说过面对现实又何妨,是的,他们现在就是在坦然地面对一切:爱恨情愁、生离死别、悲欢离合,人生的苦痛莫过如此,但只要敢去面对一定会有一个未知的结果在前方等着你,既然是未知就会有希翼,就算人生的大喜大悲还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无数次地上演,然而因为有希翼存在所以终会有那么一天每个人都会悟出何谓笑看风云变。现实生活中的你我都一样,只不过是每个人都在轮回着各个角色精彩上演,谢幕后有人将离去,而有人还会继续。

这只是每个人精彩人生的一个浓缩,轻轻划上句号后一切就将结束,曲终人散时一定还会有离歌相伴,伊人相送,就此打住吧。

张宇波在这个花花都市里漫无目的地晃荡着，偌大的空间里她居然找不到一丝可以令她那颗浮躁的心安静片刻的寄托。

这是场错误。

这场错误自昨天开始，又在今天发展，有可能还会在明天继续。

所以说今天张宇波终于知错了，她很虔诚地忏悔，一会儿在人流如海的大街上，一

会儿又在眼花缭乱的超市里，再一不小心又会跑到人员复杂的酒吧里，坐在吧台边的高脚椅上朝调酒师要一杯不含酒精的果汁，却像喝醉般眯缝着眼睛附和着节奏强烈的迪士高音乐摇头晃脑着。

张宇波向来讨厌午后灿烂的阳光，它总是令她头晕眼花；她更讨厌那张气派的办公桌，虽然那是中天集团的老板蒋中天为了讨好她买下的全集团最昂贵的一张办公桌，据说那是蒋中天托香港的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全市没几张。但是她只要一想起那么大片办公室一整天就她一个人时她就恨得一阵咬牙切齿：孤独、寂寞、无聊……所有那些形容一个人百无聊赖苦苦忍受时间一秒秒煎熬的词汇此刻都适合她。

张宇波是中天集团公关部的部长，董事长蒋中天与她之间应该说有些亲戚关系。他是她现任老公王梓的亲姐姐王慧的丈夫，只不过现在他们正在闹离婚，原因是无论外形上还是身家上都丝毫不逊色的蒋中天身边的女人太多了，多得令

我
本
纯
情



本是清高孤傲的王慧为保自己名声清白恨不得亲手杀了这个在女人堆中打滚打得乐此不疲的男人。

张宇波其实根本就不关心他们之间的事情，就算王慧曾那么信任地将她当作可倾诉心事的知己。她想她自己的事都乱得理不清，哪还有心思替别人分忧解愁。王慧在银行里做小职员，母亲却是银行的一把手，只要握笔的手轻轻划几下几千万的贷款就轻而易举地转入中天集团的帐户，所以说蒋中天对丈母娘要比对老婆好得多。当初未结识王慧时蒋中天还只是一家小型电脑铺的老板，每天想方设法地搞走私进水货电脑充装原装品牌机坑害消费者。王慧就是其中一个深受其害的消费者，她去找他算帐时他正在同另一个也是来讨说法的顾客胡搅蛮缠着，她一气之下就去消协告发了他。很快市消协、工商所、税务局、报社电台就像是抓典型严打重罚一样将蒋中天的小店铺围得挤不进一只苍蝇，几台摄像机同时对着一脸目瞪口呆的蒋中天。王慧一直忘不了那天蒋中天的模样，他将自己打扮得纨绔洒脱：头发梳得倍亮，西装颜色艳丽，里面扎的领带更是花哨，摊在老板台上的十个指头戴了八枚钻戒，当然那八枚钻戒含金量究竟有多少她不知道，她那天只是深深感到那是一个穷得只剩下钱的土条。有记者将话筒递到蒋中天的鼻子底下问他知道自己违法了吗，他将眼睛瞪到最大限度摇着头老实回答道：“不知道。”那一刻王慧的鼻子都快不屑地翘上天，心想这样的人真是素质低到姥姥家：文盲、法盲、流氓……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在经济专业研究生王慧眼里狗屁不是的土条最后竟成为王家的乘龙快婿。张宇波就想王家的每一个人都那么虚伪，想爱不敢承认，想恨又没有胆量，口是心非，谎话连篇，王慧口口声声看不上蒋中天却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他，而且还任劳任怨地做了四年的蒋家媳妇，为蒋中天生了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蒋治，若不

是蒋中天行为太过放纵，小情人能跑到王慧面前命令她与蒋中天离婚，她不定还会多爱几年蒋中天。现在虽然吵着要与蒋中天离婚，在张宇波的眼里那只是她失宠后欲擒故纵的一个伎俩罢了。

他们王家的人都会这一套，王梓从高中时代起就跟个哈巴狗似地整日围着张宇波打转，与情敌阿稚（大名李大志）斗争得难分难解，事过八年至今仍旧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虽然张宇波迫于各种压力最终选择了王梓成了王家最亮眼的一个女人，但也是王家最不安分的一个女人。王母虽天生是个美人胚子，当年也是凭着那几分姿色被家世显赫的王父一眼看中，从而由一父母亲皆为市井小民的贫家女荣登为高干家儿媳妇，婚后又贤惠乖巧深讨公婆欢心，于是不用王父极力夸奖深谙用权之道的父母亲便在临近退居二线之际将本是银行小职员的王母调至管理层，很快王母凭借自己大学本科的毕业文凭和口碑甚好的人际关系进入到决策层直至最后坐稳银行一把的交椅。

张宇波一直对这个神通广大的婆婆佩服得五体投地，尤其是对婆婆那虽年过半百却仍风韵犹存的养颜之道甚感兴趣。王慧长相随王父，平凡普通，除了气质出众外形上别无其他。王梓却继承了王母的美貌，张宇波有时就想一个大男人长得明眉皓齿一举手抬足无不流露出一种让人回味无穷的风情真是太可怕了，然而这人就是枕边人。张宇波一直不能完全接受王梓的原因一半就是因为此，每天早上当她坐在梳妆镜前认真化妆时她就偷偷张望身后正在对镜摸胡子岔的王梓，对方一脸悠然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盯着镜子，视线却始终没经过张宇波那张漂亮脸蛋。张宇波就从镜中比较两人的五官，她发现王梓脸上的五官居然长得比她的还秀气，若是将此刻将张宇波脸上的名牌化妆品一一涂在王梓的脸上，张宇波坚

我
本
情



信那一定是现代人妖的经典，不仅女人们喜欢那张脸，男人们也会喜欢的。每每想到此，张宇波便一阵翻腔倒海般地反胃，而这时对方还偏不自觉地地上前揽住她欲与她亲热，她迅速站起甩掉他的手问他：“你照镜子看看你还长胡子吗？”说完就拿起皮包转身离去。王梓在她离去后琢磨了一会儿，摇摇头，丝毫不介意地在张宇波刚才的位置上坐下继续照镜子。

蒋中天一直对他这个漂亮的弟妹饶有兴趣，当初张宇波和王梓大学毕业后一起被分配到学校任教，王梓就说我太了解你了，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早就对校园的环境厌恶至极，再说了，你也不是那种能忍受寂寞的人，还是按你的兴趣选择你喜欢的职业吧。于是张宇波就跟搞社会调查似地了解完这家公司的情况又去打听那家公司的消息，后来她挑来挑去也实在定不下来究竟去哪家，她很清楚就凭自己的条件只要她愿意哪家大公司都不会拒绝她，可问题是她挑选到最后突然发现蒋中天的中天集团实力最雄厚背景也最深刻，当然也是最容易进去的，无须看面试经理的脸色而是大摇大摆地走进中天集团那装潢得豪华精美的大门。

张宇波第一天进中天，蒋中天就特别为她召开了一次集团管理层人员的碰头会，当时打扮得高贵美丽的张宇波就坐在蒋中天主席位置的右手位，每一个坐在会议室里的人都在不动声色地打量董事长身旁的那个漂亮女人，都在暗自思忖她跟蒋董事长的关系。蒋中天只轻瞄了一遍四周便看出了下属们的心思，他往后靠了靠椅背，脸上有抹得意，他就是要让大家误会他和张宇波之间的关系，他现在可不怕王慧的威胁利诱，那个作为他名正言顺太太的女人从来都没有真正走进他的心里，当初若不是看上了王家在社会上的显赫地位，他堂堂一个七尺男儿尤其还是一个魅力无穷的英俊小生怎么会死皮赖脸地缠上相貌平平的王慧。蒋中天现在只要一想起

当初数次被王慧嘲讽奚落的情景就恨不得现在立马养个二房气死她，所以张宇波绝对有理由相信最终导致王慧忍无可忍终于提出离婚的导火索事件——小蜜找上门就是蒋中天刻意安排的。不过张宇波心想她可不是那种能够跟蒋中天玩感情和欲望游戏的人，她毕竟是他太太亲弟弟明媒正娶的老婆，就算张宇波再怎样与王梓在一起心不甘情不愿她也不会愚蠢得引火上身，要知道她并不是一个只讲究物质的平庸女人，她是一个对生活有相当品位要求的女人，就是赶赶时髦玩玩感情游戏，对方也不能是蒋中天。

可蒋中天却始终对张宇波有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难言情感，说他深爱这个与他有着亲戚关系的漂亮女人也不为过。第一次看见张宇波时是在王梓房里的相框里，一头飘逸长发的张宇波若有所思地盯着镜头，眼神含蓄而特别，从那一刻起蒋中天就渴望深入了解她，在他丰富的情感经历中张宇波该是那个他一直渴望然而却是始终无缘相识的女人。可是老天有眼，刻意安排他和张宇波的相识，虽然两人身份目前较为尴尬，但那丝毫不影响他爱她。只要每天在中天集团的公关部的大办公室里看见张宇波的身影他就知足了，他在集团高层会议上亲自宣布任命张宇波为公关部部长，这样他就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带着张宇波外出办公。只要一走出中天的门，带着张宇波开着他那辆被王慧讽刺为资本家坐骑的凯迪拉克，他想去哪就去哪，夜总会、歌舞厅、高级酒吧……凡是与公共关系协调有关的一切娱乐场所他都可以大摇大摆地带着张宇波进去消费。

张宇波心里也很清楚这是蒋中天打着工作幌子私人消费的伎俩，至于他如此费尽心机安排的目的究竟有多不可告人，她也不急于立刻知晓，反正大家都是无聊的成年人，玩玩捉迷藏的游戏打发打发无聊时光也未尝不可。于是张宇波就经

本
体
修



常在上班时一个人守在公关部那如同虚设的大办公室里一边品味着美味咖啡一边细细盘算着接下来与蒋中天的交往该如何进行。

2

作为张宇波刻骨铭心的初恋情人，阿稚一直不能接受张宇波当初绝情弃他而去，其实说白了是不能够原谅张宇波对他纯洁爱情的背叛。阿稚就想当初在校园里被众师生们公认为纯情玉女席慕容爱情诗歌背得浑然忘我的张宇波怎么能够做出只有俗人才会作出的始乱终弃之事。别人不好意思数落她，他阿稚却有万般资格指责她，首先张宇波未将爱情进行到底深深地伤害了他纯洁的心灵，玷污了本是在他心中无比美好的初恋；紧接着她又置他苦苦哀求不顾公开抛弃了他极大打击了他骄傲的自尊；最重要的一点是她令他从此性格大变由一品学兼优的优等生沦落为现今从事类似旧社会老鸨角色的夜总会老板，每个华灯眩目的不眠夜都诱逼一些良家女孩腐烂堕落。

阿稚的美美夜总会位于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夜总会门头做得招摇嚣张，巨大的广告灯箱里的半裸美女经常是每隔几天便一换，据说它不仅集中了本市有名的坐台女，而且还吸引了大批外地坐台小姐，生意做得红火招摇，大有与伦理价值观一争高低之势。蒋中天曾经带着张宇波借口公关客户光临过它，当张宇波亲密地挽着蒋中天的胳膊走进夜总会大门时，正坐在吧台边的高脚椅上同女调酒师打得火热的阿稚一眼就看到他们。他瞥了张宇波一眼就将全部视线集中

在风度翩翩的蒋中天身上，张宇波还客气地冲他打着招呼，脸上微笑着，嘴里说着好久不见，分手多年后的意外重逢竟丝毫不惊喜，平淡得就跟昨天才与他分手似的。阿稚对张宇波说：“给介绍介绍这位大老板吧！”张宇波轻轻笑道：“你干这行还能没听说过中天集团的蒋中天蒋董事长吗？他可是本市大名鼎鼎的人物哦。”阿稚不置可否地笑着：“那就请入座吧，有什么需要开口。”张宇波撇了一下嘴角说：“你该不是为蒋老板介绍你们这最有名的小姐黑雪吧？不过最后别当着我的面，我可是他太太的弟妹，不可能什么都看不见的。”蒋中天这时动作十分自然地拍了拍臂弯里张宇波的手，说：“我什么时候当着你的面找过小姐，我是从来不与她们那种人深交的，逢场作戏罢了。”张宇波不屑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这话你似乎不应该对我说，应该对王慧说。”蒋中天宽厚地一笑了之，冲阿稚摆摆手示意先进去，阿稚伸手招来领班带领他们入座，然后就倚在吧台上冷眼打量着他们。他就想张宇波果真是整个人大变，当初为了荣华富贵无情抛弃了他，现在又居然和姐夫公然在公共场所打情骂俏，难道她骨子里真是一个虚荣浮华的女人，这一点可是阿稚一时难以接受的。以前的张宇波毁掉了他心目中的美好初恋，现在的张宇波又将他心中仅存的一点对美好感情的向往彻底击得粉碎，阿稚突然间就感到一种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心痛，而这种感受本不是象他这种人所表现的。

张宇波和蒋中天坐在大厅中央位置观看台上歌手的表演，张宇波只要是与蒋中天两人出来娱乐她从不会与他单独进包间，这一直被蒋中天自嘲为避嫌，张宇波就说像你这种人口碑如此差劲，谁跟你在一起都会传出绯闻，也幸亏是我心胸开阔不与你斤斤计较，否则蒋中天你就是再在女人堆中游韧有余，你也跟我缠不清，我现在是无心与你计较。

我
本
纯
情



蒋中天含着雪茄喷出一口烟圈，慢悠悠说道：“刚才那个李老板似乎与你相识已久，他看你的眼神一直在发直。”张宇波忍不住从鼻孔里笑了一声，哼道：“这样看我的男人还少吗？按你的逻辑，是不是我与他们每个人都有瓜葛，你也太抬举我了。”蒋中天说：“你是当事者迷，作为旁观者，尤其是作为一个深深欣赏你的男人，我在一边看得太清楚了。”

这时台上的主持人说道：“现在请出我们美美夜总会的当家花旦黑雪小姐，她首先为大家奉上的歌曲是《爱你一万年》，掌声鼓励！”话音落地后一身半透明黑纱的年轻女孩带着一脸幽怨的表情开始如泣如诉地浅唱低吟，一边在舞台上走着招摇夸张的台步一边用钩人的眼神频频扫过在座男士，张宇波知道她是在物色今晚的人幕之宾，她也坚信身边正随着音乐节拍摇头晃脑捧场的蒋中天绝对是黑雪今晚最佳猎物。果然黑雪只用了短短数秒钟的时间便一眼发现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的蒋中天，她立刻不顾蒋中天身边那位漂亮女人的鄙夷眼神径直走到他身边邀请他共歌。蒋中天向来喜欢出风头，尤其是被女人们注视，那可以说是众星捧月的感觉，所以当黑雪的手向他伸过来时他毫不犹豫地接过话筒任由她牵着他的手绕场一周。张宇波看得津津有味，就差拍手叫好了，这时阿稚突然出现在她身边，他坐在蒋中天刚才的位置上，打量着张宇波说：“我们好久不见，应该找个机会好好谈一下。”张宇波望着他，想了一下问道：“还有什么好谈的？”

阿稚那千辛万苦好不容易鼓足的勇气立马被张宇波的冷漠打击得烟消云散，包括他对她如今看来还是汹涌的情感，此刻都在张宇波那冷漠不屑的眼神里变得一文不值。阿稚说：“我这别名还是你给取的，你说我呆头呆脑傻得可爱，不如叫阿稚，我就一直将这个别名用到现在。”张宇波淡淡笑道：

“现在想想还是叫大傻比较合适。”阿稚立刻一扫刚才一脸的阴霾，郎声笑着。

张宇波在一边不动声色地打量着他说：“你现在还是单身吗？”阿稚摇头叹道：“我不是你，感情拿得起放得下，我是个比较怀旧的人。”她不置可否地笑：“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尤其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一个人想要凡事想得清清楚楚做得没有一丝遗憾是很难的。”

“可你到现在都没有后悔过，甚至是为我解释一下，你只要能给我一个理由让我知道你究竟在想什么，我一定会退出的，可是你从八年前到现在连一句解释都没给我，不辞而别，不了了之。”阿稚说道。张宇波说：“听歌吧，过去的事还提它干什么？”“不行！”阿稚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他说：“如果今天没有见过你也就罢了，可是老天偏偏要给我一次了解事实真相的机会，你若不说，我会一直问下去的，除非你不介意王梓吃醋。”

张宇波盯着他，半天才说：“你别逼我，我也是惹急了什么事都会做出来的。”“你能做出什么事？吓唬我？”他哈哈笑道，“我就喜欢你这天真幼稚的性格，八年了，你一点都没变。”张宇波正要再说些什么，一曲唱罢的蒋中天回到位上来，一边还意犹未尽地哼着刚才的旋律，张宇波迅速闭上嘴巴聚精会神地望着台上的其他表演，阿稚则起身为蒋中天让位，说：“蒋董事长玩得不错啊！”

蒋中天嘻嘻哈哈道：“你们夜总会的小姐就是与别的夜总会不同，人漂亮，歌也动听，嘴还甜——”话还未说完，张宇波已经将眉头皱得成山川状，一脸嫌恶的表情。“好了，好了，不说了，听歌，听歌。”蒋中天也将视线向台上投去，一位束着长发穿着黑色皮装一身颓废气息的年轻男歌手正坐在一把高脚椅上在一束惨淡青光的笼罩下抱着落地麦克风鸣

我
本
纯
情



咽着一首蓝调情歌。张宇波只凝神望了两眼就恨不得立马跑上台将那年轻男子揪下来，这时蒋中天也认出了他，他转脸看着张宇波，挺尴尬道：“哟，那不是你弟弟张宇航吗？”

3

张宇波瞪着张宇航一言不发，只是两只眼睛跟喷火似的咄咄逼人。张宇航耷拉着脑袋也不出声，身旁的蒋中天和阿稚都挺没趣的。蒋中天说：“有什么话好好说，张宇航，你也别跟你姐赌气，她是为你好，你现在的确是应在学校里读书的，到这里唱什么歌的，难道缺钱花？”张宇波突然将视线转向阿稚：“你明知张宇航还在大学里读书，为什么还要让他在这里唱歌？你对我有意见也不能害我弟弟。”

“天地良心哦！”阿稚扯着脖子叫屈，“你问问你弟弟，这之前我见没见过他。”“好了，别说了！”一直沉默不语的张宇航终于不耐烦地发出声音，“这事与任何人无关，我自己应聘来的，我就是缺钱花，出来唱歌挣点零花钱难道也错了？”

张宇波气得脸色发白：“你缺什么钱的？我每月都准时叫人给你送去生活费，你吃的穿的用的哪点比别人差了？还是个学生就学会高消费，你以为钱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我知道你不就嫌我朝你伸手要钱没出息吗？你有出息，瞧瞧你自己天天都是怎么醉生梦死的？我还嫌你的钱脏呢，从今天起我自己打工挣钱养活自己，再也不朝你要一分钱。”张宇航说完就将椅子一摔掉头跑开。

张宇波气得一眼的泪珠，蒋中天赶紧从纸巾盒里抽出纸

巾递给她，一边劝慰道：“他都那么大了，不能再像管教小孩子那样管教了，随他去吧！”张宇波抽泣着：“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说是父母亲双全，实际上他就我这么一个亲人，父母亲如今都有自己的家庭，我今年都二十六了，可父亲小老婆给我生的小妹妹才两岁，我要是结婚早，孩子也该那么大了。张宇航一直不肯原谅他们，只承认我是他的亲人，我知道他的心里苦得很，也许我刚才的话的确说得有点重。”“好了，好了。”蒋中天伸手揽住她的肩劝慰着，阿稚就眯着眼睛一直打量他们。

阿稚送他们出门临上汽车时，张宇波回头对他说：“等我心情好一些，我会来找你谈的，你说得对我应该给你一个说法，也是给我自己一个说法。”阿稚替她拉开车门说：“记住我不是来向你讨债的，如果需要我的帮助随时通知我，这是我的手机号。”张宇波接过他的名片，钻进汽车里，蒋中天发动起车子，从车窗里探出头冲阿稚说道：“有空大家坐在一起喝杯茶，你是波波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张宇波瞪了他一眼，示意他开车，他冲阿稚挥挥手，迅速将车开走。黑雪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身边，轻叹着：“那个女人不错嘛！脸蛋漂亮，身材也一流，只可惜已名花有主了。”阿稚不屑地哼着：“你懂什么？别人不了解张宇波，我可了解她，她可不是你这种大街上一抓一大把的女人。”黑雪气得正要发作，他立刻掉头离开。

王梓躺在床上脚翘得老高，电视机虽然大开着眼睛却一直在围着张宇波打转。张宇波从回到家开始起便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是去浴室洗澡就是去厨房做饭，这在以前都是王梓做好饭菜等着她来品尝，今天她一反常态主动下厨令王梓颇为费解。晚饭过后，张宇波又去厨房洗碗，王梓说：“我来吧！”张宇波不说话只是用眼睛瞪住他，他立刻松手汕

我

本
纯
情



汕道：“好，好，我去看电视，眼睛本来就不小还瞪得那么大，怪吓人的。”张宇波不理他，抱着一迭碗盘走进厨房，洗完碗后就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发呆。

王梓躺在床上打量了她一会儿终于忍不住跳下床走到她身边问道：“到底出什么事了，你一句话不说，就跟是我做错什么似的。”张宇波摇摇说道：“与你无关，你去睡觉吧！”王梓自嘲道：“听你的口气好象我与你是两个陌生人似的，波波，我们之间真的有了问题——”“我现在不想谈这些，改个时间再说我们之间的事。”她说。

“为什么？”他盯住她，“凡事都有个前因后果，我最恨一切不明不白。”“你别逼我一”她抬起头盯着他，“我知道我们之间早就出了问题，说得再确切点是一开始就有问题，没有什么对与错，是自己的选择就要自己去承担后果，我没说你错，错的是我。”

“我就不明白——”王梓再也不能装糊涂，他大喊道，“为什么你总是认为我们的结合是种错误，波波，你敢说你没爱过我吗？如果你不爱我你一定会选择嫁给阿雅，可是你主动要嫁给我，你说你爱的是我——”

“够了！”张宇波终于无法保持平静，她拿起一件外套和皮包走到大门边背对着他说：“我今天脑子很乱，你不要再逼我了，如果我们彻底撕破脸皮大家都难看。”“你要去哪？”他在她身后问道。“放心，我不是离家出走，我只是出去透透气，这屋子里的空气糟透了，我走后你把窗子都打开换换空气。”说完她拉开房门垂着眼帘走出去没有看他一眼，她走后他就又坐在她刚才的位置上也发起呆来。

张宇波在大街上没有目的地晃着，带着凉意的夜风不断地拂起她的长发，她某个时候突然静止般一动不动站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就象是一幅精致的剪影。一个美丽的有点空虚的